



国外空军口腔卫生勤务和保健现状

闫舰飞¹ 蒲雪茵¹ 李 刚²(通讯作者) 陈活良³

1.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2; 2.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军事口腔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西安 710032; 3.空军军医大学卫勤训练基地卫勤教研室 陕西西安 710032

摘要:随着新军事变革的逐步深入,空军部队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力量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因此对于空军人员的口腔卫生勤务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外军早在二战时就开始广泛地进行空军部队口腔疾病的预防和保障研究,提出了牙医勤务和军事牙科学的概念,并将牙医勤务列入卫生勤务的组成之一,设立牙医勤务机构专门从事牙医勤务的指挥和研究,因此,对于外军的研究与回顾对于促进我军空军部队的口腔卫勤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军事医学;综述;文献回顾:空军部队;口腔卫生勤务;军队人员

基金项目: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资助项目(序号 2016013)

中图分类号:R25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87(2018)08-307-01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逐步深入,空军部队作为一个重要的作战力量发挥的作用日益突显,因此对于空军人员的口腔卫生勤务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外军早在二战时就开始广泛地进行空军部队口腔疾病的预防和保障研究,提出了牙医勤务(dental service)(军队口腔卫生勤务)和军事牙科学(military dentistry)的概念,并将牙医勤务列入卫生勤务的组成之一,设立牙医勤务机构专门从事牙医勤务的指挥和研究,十分重视军队口腔卫生勤务的研究与发展,逐步建立起军队口腔卫生勤务组织与工作管理规范、程序和制度,并且根据本国军队的不同需求,科学地编制口腔卫生勤务人员,有效地提高了军人口腔健康水平。对于外军的研究与回顾对于促进我军空军部队的口腔卫勤保障极为重要,现对国外空军口腔卫生勤务和保健的现况综述如下。

1.外军空军部队人员口腔疾病发病情况

外军在龋病、牙周病和第三磨牙等常见口腔疾病方面的流行情况较为严重。美国 Chisick 等[3]对美军 13050 名人员进行调查显示,空军部队中认为自己需要进行口腔治疗的人数占到空军部队总数的 68.1%。

除了其它军兵种人员所患有的常见的口腔疾病之外,空军部队由于执行飞行任务,部分官兵还患有航空性牙痛。以色列 Zadik 等[5]对以色列空军 331 名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飞行员调查发现,其中 8.2% 的人员报告飞行过程中曾经至少一次有过牙痛的经历,在不同飞行人员中,战斗机飞行员有过航空性牙痛者占 9.0%,直升机飞行员占 8.0%,其中主要原因因为牙髓炎症、牙髓坏死和根尖周炎。外军调查发现[7],航空性牙痛主要的病因是龋病,以及由其发展导致的牙髓炎和根尖周炎,因此在平时对于龋病积极治疗对于预防航空性牙痛极为重要。尽管外军在口腔卫勤保障方面已经较为完善,但是空军部队中航空性牙痛依然存在,提示我军在此方面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2.外军空军口腔卫生勤务和保健情况

美军空军部队的牙科事务由美军牙科大队负责,美军牙科大队大队长同时作为美军军医局副局长,负责包括空军在内的美军各军兵种的一切牙科事务,可向军医局提出意见,也可直接向总参谋长呈报关于美军牙医和口腔卫生状况的所有事宜,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管理所有口腔卫生人员的编制人数、使用任命、晋级、训练、分配及调

动直接有关的事务,可以更为有效组织和分配口腔卫生勤务资源。而且牙科大队队长还可越过美军军医局直接与总参谋部接触,因此职权范围相对较大,对提升美军牙科大队技术水平、工作效率和责任感具有重要作用。在美军空军军医局还设有负责牙医的副局长,空军部队还配属有空军独立的牙医大队。相比于我军的各军兵种较为独立的卫勤保障体制,自 1981 年起,美军开始实行三军联勤、划区负责的保障体制,以适应美军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可以有效利用就近的口腔卫生勤务资源。目前美国在全球设有 10 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各联合作战司令部都设有专门的军医主任,负责司令部辖区内所有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事务,包括牙科勤务,军衔一般为上校或少将。美军的牙科卫勤保障实现了各军兵种之间高度的融合,美陆军卫勤人员可以为阿拉斯加地区的所有美军部队提供牙科勤务,而在远东和欧洲地区的美军部队则由空军牙科卫勤人员负责牙科勤务;舰载机飞行员牙科勤务由海军部队保障,美军舰载空中飞行中队均配属航空专业背景的牙科军医 1 名,负责舰载飞行员航空性牙科疾病的治疗[10]。

参考文献

[1]Chisick M C, Poindexter F R, York A K. Factors influencing perceived need for dental care b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recruits[J]. Clin Oral Investig, 1998,2(1):47-51.

[2]Zadik Y. Barodontalgia: what have we learned in the past decade?[J]. Oral Surg Oral Med Oral Pathol Oral Radiol Endod, 2010,109(4):e65-e69.

[3]李广文,王军,张燕,等.国外航空母舰牙科资源配置及勤务保障研究[J].西南军医,2012(01):183-184.

作者简介:闫舰飞(1996-),男,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西安 710032),本科,医师。

通讯作者:李刚,男,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西安 710032),教授,主任医师,技术 5 级。